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55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八年

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與阿洛夫



大象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55

文教
文藝



人民教育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八年

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與阿洛夫

八年

鳳子著

萬葉文藝新輯

萬葉書店印行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八年

鳳子著

萬 葉 書 店 印 行

編者獻辭

我主編這刊物，並沒有什麼大的企圖，深入的考慮，以及過甚的異求和願望，祇是基於一種無從停止的衝動，它使作者重定一個新的準則，替書寫上一條新的路徑，替讀者開一條新的讀物，替這中國找一些新的文章罷了。

如果這件小小的工作能夠如分地完成的話，我就心滿意足了。

目次

序 一

I

八年 二

默禱 六

船 二

一切爲了前線 三

忘桂林 六

哀故鄉 二

三年兩地 三

壁飾 六

時間 九

元宵夜 三

疏隔的諾言 五

說不完的故事 六

燈花	．．．．．	四
海角中秋	．．．．．	五
暖室裏的蘭愁	．．．．．	六
霧境	．．．．．	三
旅途的宿站	．．．．．	六
沒有彩色的畫	．．．．．	六
北泉寄簡	．．．．．	七
附××覆「北泉寄簡」	．．．．．	七

II

構構夜話	．．．．．	八
披風	．．．．．	九
過路木匠	．．．．．	一八
金銀世界	．．．．．	一六
銀鈕	．．．．．	三一
渡	．．．．．	一〇
霧夜圖	．．．．．	一四

序

八年終於過去了，今天終於又回到八年前讀書求學的地方。時間彷彿帶走了一切，我已不可能再走回學校，更找不回舊日的心情。在這動蕩的八年裏，我跑遍了西南的山嶽，從一個陌生的城走到另一個陌生的城。西南風物美，可是戰爭使得一個行旅的人失去了那份欣賞的悠閒心境，瑰麗的山水過眼雲煙似地逝去，而匆忙地來去的我，在戰爭裏得到了一點什麼，又給與了人們一點什麼呢？

是的，我逃過了許多次死亡的機會，今天終於又活著回來。活著回來是多麼的微倖，然而想一想在這八年的浩劫裏，多少人們獻出了自己以及一切，多少人們的血淚纔洗去了全民族的恥辱，而邁進到勝利的今天。我，卑微到連這支筆都說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話來的人，微倖使我惶然，嚼味著「活著」我有不能自己的悵悵！

在這本小小的集子裏，是我這幾年「避難」生活中所聞所見，隨感隨想筆錄下來的一些零星文稿。其中有幾篇，曾經彙集在廢墟上的花朵文集，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不意「十二·八」戰起，紙版原稿全部被毀。廢墟上的花朵恐怕已無法再生，重新檢得的這幾篇，姑存入這本集子裏，留個紀念。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起之後，我出生入死地逃回到重慶，蟄居刊最近，纔「逃亡」似地悄然離開那霧的山城。

再沒有比香港那次逃難叫我感到自己的無用和無能在野蠻的敵人面前，在刺刀下，我深恨自己是個無用的文人，是個無能的女子。我不甘束手待縛，我祇有化妝逃亡。可是逃出了以後呢，我仍然是個無用的無能的所謂「文化工作者」，而且是個女子。儘管烽火教我懂得睜眼看世界，懂得明是非，辨善惡，感情培養的更固執，對於任何事物，我會執著於一己的愛惡。但蟄居的生活，我已變成爲一個「愛無從愛，恨無從恨」的廢物，我有的僅祇是囁語似的牢騷，何況囁語似的牢騷，至多像是孩子吹肥皂泡，那五色的皂沫球吹送不到空中便會自己消滅，而我卻連孩子們具有的那分傻的勇氣都早已消失了。

今天，從破爛的行篋裏檢出這一疊破爛的文稿，不知從那兒來的勇氣，我竟接受了朋友們的建議，交給書局付印。這不是送禮，我無需顧及人情寒儉；祇是上海我有許多的師友，希望師友們能够原諒我，八年的離別之毫無長進，一半緣於我太懶。我從來沒有用我這支筆，埋頭寫過一點像樣的東西。因此，我申明，對於集中第二部分，儘管形式像是故事體的小說，其實也不過是身邊人物的紀事而已，我祇無寫小說的修養，更是從未有過試寫小說的企圖。這絕非自知失敗而故作矯詞自飾。

拉雜書此，以代序。

鳳子 二十四年十月

第

一

部

八年

八年前的今天，我擠在千萬離鄉背井的難民們之間，經武漢、長沙、衡陽，再踏上湘桂公路，轉入廣西，一幅幅觸目驚心的流亡圖，至今尚在眼前。我清楚地記得，八一三以後的京滬車，開行七天七夜都不能保險一定到達目的地，敵機日夜地對準鐵路這目標濫施轟炸，不用說車箱裏疏散的人羣擠的比沙丁魚還要苦，而微倖爬上了車頂的人們，即使逃過了敵機的掃射，卻逃不了意外而來的死的機會。比如過分的疲憊就可能不自主地從車頂上滾下來，或者當火車疾駛的時候，迎面飛來一道橋梁，人頭像被刀切似地眨眼就不見了，留下一個不完全的屍體來接受親人的悲號。我又想起由南京開往漢口的輪船有一次將要停泊在蕪湖碼頭，卻看不見岸，因為黑壓壓的一片人頭淹沒了整個江面。每一個人的呼聲像在喊著救命，這些逃生的人都希望攀援上這隻已經載重過量的輪船上來。我親眼看見一位母親把熟睡在懷裏的乳兒投下江底；一對夫婦直瞪著眼睛爬上船弦，始終不回頭看一看遺棄在幾船上的那個八九歲模樣孩子的哭喚。他們是瘋了嗎？他們簡直是在犯罪呀！然而這問題當時是想不到答案的。每一個人都像是瘋子，每一個人處在那時的情景裏，都可能做下自己都不明白的罪惡。祇要自己能逃出來，任憑什麼犧牲都無法去顧及了。

敵人夢想三個月解決的「地方事件」已成泡影，便又積極發動攻勢。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新完成的湘桂鐵路又重現一幕慘景。大後方已偏居於西南一隅，敵人打著如意算盤，發動空中攻勢，各大都市蒙受了空前災難，炸彈像雨雹一樣落下來，人們早上避難到郊外或是地窖裏，晚上回來誰也保不住能否再找到自己的家，有的城市大火幾日幾夜不息。我親眼看見炸傷了的人們堅忍地熬受著傷痛，我看見死難者的親屬沈默地送葬的行列，悲哀埋在心底，無盡的血淚記上了這筆仇恨的帳。祇要自己活著，熬受萬千苦難，不屈的意志磨的比鋼還強。仇恨是種子，經血淚的灌溉，廢墟上的花朵壯茁地生長起來了，瓦礫堆裏重又蓋起樓房。

數不盡的悲慘事件，憑著這堅強的意志，我們已經熬受了八年。這八年，人間變成了地獄，一方面是魔鬼們的專權統制，而對著槍桿的人是不怕死的，在我們還沒有回到曾經淪陷過的土地來以前，就聽聞到許多動人心魄的故事，是這些故事和故事裏的一些無名英雄喪了敵人的膽，使敵人不得不重行估計一下他們的力量，心裏不禁發慌地問著：「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對付這樣一種奇怪的民族？」

可不是嗎？外表看起來是一盤散沙，教育低落，消沈，懶惰，誰料到散沙經受了千萬人血淚滲和凝結成比鋼鐵還要堅牢的固體，而對著死亡而不屈的現實教育，使得人們懂得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沈默絕不是消沈，苦熬苦幹早就驅散了懶惰。這恐怕是敵人雖然失敗了而還沒有自覺的一點。

今天，我踏過了破碎了的半壁江山，重又回到第二故鄉來，我有的是遊子戀家的心情，雖說我的親人並不在上海；然而，更多的卻是一種對於那些在抗戰中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失去了生活依持的人們的無限的關念。也許，從獨山到柳州，沿途的慘景給人印象太深，一草一木，都觸動我回憶起八個月前桂林陷敵後，千萬難民，輾轉流離的情景。黔桂路風景天然，我卻忘不了倒斃在路旁的冤魂死鬼。以柳州來說罷，戰後柳州繁榮不亞於桂林，如今，這兩大名城被炮毀破壞得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至於政府和人民物資的損失，已是一個無法統計的數字了。沿著黔桂路，難民三五結隊地往還鄉的途上邁進，一肩行李，外無長物。有的夫婦二人推著一架板車，兒女背在背上，涉水跋山，餐風宿露，真是步步艱難。可是回到家鄉以後呢？田園荒蕪了，房屋早成灰燼。活著回來已是萬幸，還待白手重建家業。敵人是投降了，可是看看那些身圓體胖的敵軍和敵僑罷，淪陷區裏買不到白米，上好的糧食卻把這批侵略者們養的個個像豬仔。拿全中國的人民所受的苦難來較量，我沒有什麼可說的。但我覺得戰債賠償要有公平的處置，而戰爭罪犯尤須要有公正的裁判。自然，我相信戰債賠償的處置一定公平，而戰爭罪犯的裁判也一定會公正的。不如此無以對萬千流離失所的人民，不如此無以對受害受禍的老百姓。

八年，是悠長的歲月，經過了八年的黑暗，終於走到光明的今天。這一長串的艱辛，是誰也忘不了，也不應該忘記的。今天，我們在萬紅千綠的松柏牌樓下穿出走過，都市裏的孩子們倚在父母身邊驚

奇地觀看著，歡喜的如同過新年。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十萬以上的兒童在後方失了親人，失了教養，有的給人擦皮鞋，有的給穿皮鞋的人踢著，更別忘了千萬人民還在流亡的道上徬徨。即使近在眼前，也可以看到難民在伸手乞討。勝利，我們應該狂歡，可是，狂歡之後，我們每個人都得肩起一重艱難的工作，對眼前許多問題得仔細地想一想。

默禱

太陽的光妝扮了整個的世界，可是披著矚目的輕紗的河流，卻懶懶地無力地閃動著微波，遠山酣睡著，大街也顯得異常的靜寂，偶而有一兩個行人拖著步子，罔警躲在人家屋檐下歪立著打盹。連一隻鴉雀的影子都找不見，原來又是一個夏天悄悄地來到了。

時令從容不迫地在它的軌道上行進著，原野綠了黃了又綠了，人們也都本分地生活著，工作著，也本分地等待著。太陽永遠是從東邊出來，西邊隱去，過分的本分，等待著的人們也近乎有點麻木了。八年了，八年的歲月不算短，乳名叫七七慶生的孩子都有了，桌子般高，孩子的父母們，額上都深印上了皺紋，更老的一代白了頭髮，脫了牙，也都在熬著，都念叨著：「要把這副老骨頭帶回家鄉去。」念叨著家鄉，像在重溫一個舊夢，心情是迷惘的，然而迷惘中卻不失去應有的一線希望，而這希望卻是等待到近乎麻木了的人們僅有的鼓勵與安慰。

今年的夏天來的早，五月初就酷熱的如炎夏，四鄉的秧田曬出了龜紋，耕農們急出了眼淚，眼淚感動不了蒼天，眼淚滋潤不了乾涸的土地。農民的眼淚至多是寄生在都市裏的人們，用作茶餘飯後的談資。

天時不正，疫癘流行。霍亂不比遠在前線的烽火，死亡的機會就在眼前，於是山城震動了！

每個人都在談「虎」色變，因為半個月來，每天都有人做了瘟疫的祭品。不死在前線上，不死在烽火中，不死在敵人瘋狂的轟炸下。熬守了八年的人，竟會死在人力不及施救的疫疾裏，是多麼的冤枉不幸呵！

誰都害怕這不幸降臨到自己的頭上，「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鄉」已不再限於是老年人所執著的一個念頭了。

替代甘霖滋潤每一個人渴想的，是一串收復失地的好消息。雖然八年的痛苦流離生活，折磨得麻木的人們，感覺多少有點遲鈍，可是一年前由湘桂一帶避難來川的人們，卻非常珍視桂南戰場傳來的勝利消息。

整整一年了，自從桂柳棄守，黔邊告急，難民像潮水一般湧進了川黔兩省。一年的折磨，在苦熬苦守了八年的人們看起來，似乎不算什麼，然而這一年的痛苦和生命財產的損失，烙印在人民心上的傷痕尚新，血漬仍在。尤其是從敵人烽火中逃出，輾轉在流亡道上，至今未得一日安定的難民們。一年的時間應不可能使得一個健忘者就會從噩夢中醒過來。

等待的日子終於要到的，疏散到四鄉僻壤去的難民們，都引頸向著西南遙望著。他們，有的親人離散了，死亡了。有的房屋燒光了，貨財散盡了。有的曾經煊赫一時的，如今都顯著不夠三餐果腹的。